

不似曾經，但已曾經

2008年1月13日 梁香蘭

原來這個世界真是平的。

一封這麼個人的信件，會引起遠至加拿大、美國、澳洲及在港同學們的關注；除見證我們基社的同學遍及全球外，人間總是有情的。

陳珠寶同學，我怎會不記得你呢，我們在 Heidi 的家裡見過面，只是當時沒有詳談。你 2/12 又沒空來我家，我們每次都好像擦身而過的，你今年年底會回來嗎？到時我們再組織個華山聚會，讓你見識吓我們海軍鬥水兵的麻雀混戰。說起陳佩明，我前幾年去看‘西樓錯夢’的時候重遇她，交談間才發覺大家都是‘任白’的粉絲，她是超級粉絲，由佢阿媽迷任白、雛鳳鳴到陳佩明迷任白、雛鳳鳴，迷足兩代。我們現在經常見面，我們談話的量是我們在中學別後幾十年的總和！

何麗寧同學，我是教書的，我在澳門理工教多媒體的影音製作。在澳四年，我目睹澳門由一個歐陸小鎮變成一個拉斯維加斯的佈景城，我目睹它由純樸、慵懶、到暴發、糜爛。我對著學生是很開心的，我們經常在茶餐廳 hae，嘆奶茶食菠蘿包。我時常留意他們的對話，他們會為一些芝麻綠豆的事喪笑、喪慟、喪哭及喪煩，我不敢取笑他們，我也年青過，想當年我也是把小事看得很大，怨天尤人，只看到別人的缺點和自己的優點。

年紀越大，便越將大事作閒事處理，我成日同上帝講：I do my best, you do the rest la，不過你知D 高層／上層，好多時都 selective listening，都唔知佢地邊D 收到，邊D 收唔到，咁唯有自己盡量做，做得幾多得幾多，至於成唔成事，還是要看天的。

何同學你不需理會我們在校曾否認識，我舉個例：那年基社加冕，鄭徽排在我前面，在長長一條行上台接受加冕的路，我問她：你係咪英國返黎架，佢話係，佢係英國住咗十年，我話我都係英國讀書，但大家都有機會碰到……話口未完，我們便要向前行，行吓停吓，而鄭徽亦沒有再回頭與我說話，我一路望著鄭徽的後尾枕，我覺得行

上台條路好長，行極都行唔完，而周圍的人與景，都是這麼近那麼遠，感覺非常不實在。後來我在房屋署工作時也在公司的大堂碰到她，大家也是兩句起三句止。直至去年年底她們幾位同學來澳門玩，我與鄭徽的話才多了些，她們在我家休息片刻，鄭徽問我借了一盒講世界名畫的 DVD，我才發覺原來我們都有共同嗜好。2/12 日她們來我家耍樂的時候，我一路打牌，一路追看電視直播中的林丹對李忠偉，鄭徽唔放過我，



成日問：你估林丹輸定贏？我又傻傻地真係慢慢同佢分析兩人的實力。睇完波我播了”暗戀桃花源”的 DVD 給她看，她就開始搗蛋了，她見我贏了那麼多籌碼（只是籌碼），於是又同我講桃花源，我又傻傻地真係慢慢同佢分析戲中的演員、劇本及導演，

她見我越認真她便越佻皮，總要想盡辦法擾亂我軍心，成日在我身邊行來行去，又在我耳邊噏來噏去。我諗我個日真係 short 咗，一心竟然可以二用，一方面招呼呢個破壞王，另一方面又大殺三方，樂得我！！！！

我偷偷看、偷偷望鄭徽，覺得人生真是 amazing，我這個幾十年前的哎呀同學，數度重遇大家都冇乜兩句，竟然在幾十年後的一些特定場合發現，大家的興趣是這麼相近的，所以話：相逢何必曾相識呢！

陳鴻基同學，去年我的痛風腳痛了兩個月不好，我知道自己已經腎得差不多了，我向學校申請了病假，並向學生們交代我走後的事情，當時講吓講吓，我在學生面前哭了，我在學生面前撐了幾年，他們從來不知道我是個長期病患者，立時間我告訴他們我沒有氣力再教落去了，唔好話佢地，其實這個事實連我自己都接受不來。這幾年我都在等待換腎，希望換腎時放一個悠長假期，休養好身體然後再戰江湖，豈料等不及換，上帝已經出了黃牌，要我暫停。之後有個學生送我一本‘西藏生死書’連一封小朋友扮大人的信，信中的內容其實好天真、幾好笑，但是我邊看又邊哭了。我只是一個凡人，凡人中的貪、嗔、痴、想，我全部有齊，我都知道‘無常’、‘無我’，但這樣的 DNA 我沒有，這是需要修煉的，我未夠道行，我也知道能放下就會自在，所以我現在學習減法生活（在生活中減去一切唔等使的）。

鍾麗芬，黃進源和朱秀蓮同學，心理上我已當自己是正常人，只是有時去洗手間，看見那條從肚皮伸出來的‘掉 deal fling’喉管，我就好閉翳，唉！幾時先斷尾呢？

我一直沒有機會多謝阿良（林惟良），他曾經是我基社唯一有聯絡的同學，五六七八年前，我跟他順口講句：如果培正同學有什麼聚會就通知我一聲，隨後就收到一個叫田榮先同學（當時我並不認識他）的電話，約我參加基社加冕的聚會。隨後我經常在聚會中見到田榮先，他永遠是個謙謙君子，一點點靦腆、一點點委屈的君子。反而阿良，雖然我偶然會在聚會中見到他，但他每次都像忽忽忙忙的，我只有在 wide shot 中與他打個招呼，連 zoom 埋去講多兩句的機會都沒有。

因為阿良，我認識了田榮先，因為田榮先，我認識了你們。幾十年前，我們不是已經認識了嗎？在我看來，當時是認得，現在是認識！

另一個認識的同學是周美亮，從前我知道有這個人，但我並不認識她，就是去年年底她跟大隊來澳門玩，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曾經是行家，她曾經在 TVB 當過編劇，我在麗的、衛星電視都做過，就是沒有做過無線。今次的個人手術經驗，其實是去年我 mail 給親朋好友的一封平安信，她是其中一個收件人，她問我可不可以將個 mail 擺上網，我話冇所謂，反正都有乜人識得我，估唔到就係咁，佢連我樣都網埋出嚟。阿喂，我向來好低調個 wor。

講起同學，就記起‘城南舊事’，提起舊事，就記起李叔同《送別》：

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，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瓢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…….